

《人民文学》 1983年 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文学》
1983年
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民文学》1983年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曾果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8,000 印张，11.125 印数，1——41,800

统一书号：10109·1713 定价：(平装)1.15元 (精装)1.30元

目 录

青龙潭	王 蒙 1
瘸腿野马	[哈萨克族]艾克拜尔·米吉提 19
围 墙	陆文夫 31
安树和他的诗友们	方 方 54
秋 别	迟松年 75
美丽胡枝子	罗 旋 92
兵车行	唐 栋 110
除夕夜	达 理 135
生日的礼物	沈治平 159
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儿眼	徐怀中 181
修鞋铺的故事	陈吉蓉 209
画 框	苏叔阳 225
修脚女	蒋子龙 233
秋雪湖之恋	石 言 242
旋转的世界	陈继光 282
桥	张 宇 313
升 华	冯骥才 329

青 龙 潭

王 蒙

雨后的阳光终于笼罩住了桃花沟的尽头，水库和它的大坝，水库旁的果园，枝头结满的红绿相间的国光苹果，都现出了无限生机。梯田上的庄稼迎风摇摆，抖落还没有落净的水珠。还有坝下的两扇象台阶一样排列着的中间低凹的巨石——当年青龙居住的潭穴，也变得闪闪发光了。

被残云分割成三段的无始无终的彩色虹桥，架设在桃花岭的上空，虹桥下面有破败的石碑、牌坊、庙宇。古旧的庙宇旁是一个小小的建筑工地，躲雨的小伙子已经重新干起活来，木工正在清理新伐的松木，瓦工用瓦刀敲着砖，小工们正在用箩筐抬石灰，用三股钢叉和大钉耙和泥，空气里弥漫着美好的松叶香和刺鼻的石灰味儿。干活的人说说笑笑。暴雨之后，这一切气味和声音，与一切色彩与形体一样，都被洗濯得焕然一新、更加鲜明和生动了。

对面长着茂密密苍翠翠小松树的山岭叫作女儿峰，墨绿色的小松树婷婷婀娜，确如少女。岭后是岭，山后是山，层峦叠嶂，丰厚悠远，由碧绿而深黑，而紫，而蓝而灰蒙蒙如烟如雾，如与天空连成一体。在那层紫褐色的山影上，依稀

看见一道白练般的瀑布。瀑布很亮。虽然遥远但仍然看得出是在摇摆，在跳动，在冲激……也许还可以想象这瀑布是在歌唱，表露着它那按捺不住的欢愉。

每逢大自然呈现出这种奇妙的风光，奇妙的生趣，奇妙的配合的时刻，这里的人们便隐隐感到了那条青龙，也可能是两条，也可能是三条，那青龙似乎也在这奇妙的时刻舒展它的身体，升腾，摆动，下潜，千姿万态。

这里确实是大自然的一个小小的杰作。在山沟尽头，是三面硕大无朋而又相当平坦的青石，三面青石一个比一个高，宛如三个大台阶。这三个大台阶位于山水必经的道路上。最高的那一扇大石，首当其冲，被山水冲得中间低凹，自然形成了一个蓄水潭。等山水流下来，把这第一个潭蓄满之后，顺着水道向第二层青石滴滴。然后，在第二层青石上的积水又顺着水道向第三层青石滴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知道是经过了几百万年还是更长或稍短一点的时间，经过比石头还要顽强的水的不断冲、滴、击触，这三层大石上形成了三个深潭，水清而看不见底。遇到四时更迭，寒暑变化，阴晴云雨，风霜露雾，日月光华，斗转星移，时而可以看到水波荡漾，潭底若有龙纹，龙身，龙头，龙尾。于是，从不可考的年代起，人们就认为这三个青石深潭里住有青龙——是一条青龙三居室还是各住一龙、三龙盘踞，其说就不一了。从元代，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青龙潭。明代，这里开始修庙。清代，喜欢卖弄书法的乾隆皇帝，然后还有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来过这里，石碑上留下了他们称赞这里的风光，祈祝龙神保

佑风调雨顺从而国泰民安的“御笔”。在青龙潭所属县的县志（民国初年所修）上，则详细记载了晚清以来这里的士绅大户，每逢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之时，杀猪宰羊，载歌载舞，在和尚、道士、巫祝带领之下，率众乡邻到这里来求雨的盛况。据说每次都十分灵验，多则隔日，少则隔一、两个时辰，还有几次就在求雨的当儿，“乌云四合，大雨滂沱，雷电大作，竟日方歇。”此外，县志上还记载了数十首吟咏青龙潭的景观、风物的诗词，可惜，面对着这新奇的自然环境，写下的却全是些陈词滥调，什么“青龙居石潭，其深不可测”啦，“万物无常例，青龙自在身”啦，“岁岁有丰年，全赖龙护侍”啦，一直到“此龙最灵验，求雨须心诚”这一类俗鄙的句子。

如果去掉愚昧迷信给这三个石潭所加上的，与其说是仙气不如说是妖邪之气的累赘，如果不去管那种毕竟早已在现实生活中消逝了的乡绅巫祝带领求雨的令人厌恶的画面，青龙潭里居住着龙的故事其实是相当美丽和有魅力的。任何人来到这里不能不萌生一种对大自然对乡土的爱恋、向往、服膺崇拜、景仰叹服的情感。本乡本土的人更是充满了自豪——我们这里有龙。正因为没有人见过龙，这里有龙的想法便变得更加有魅力了。

于是乎传说中的青龙和现实中的青龙潭平平安安地进入了公元一九五八年。一九五八年，青龙和它的潭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那是一个热情得出奇、大胆得出奇也荒唐得出奇的年份，人们在那一年可以做出平常做不到的事——当然，也可以犯下平常不可能犯下的错误。一九五八年，提出了在桃花沟建立水库的方案。方案还没有讨论完，大兵团施工已经

开始，按照这个方案，龙脉——水路将被切断，第一个石潭将淹没在水库的蓄水中，第二第三个石潭将因失去水源而干涸，青龙潭的风水从此完蛋。对于地处偏僻的山沟里的青龙潭附近的居民，这样一种做法实在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对于社会风习以及耕作制度哪怕是最微小的改革都要进行强烈的反抗的桃花沟的老百姓，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设想和行动的反映是目瞪口呆，目瞪口呆的结果是并无异议。说来有趣，在我国的某些地方，大的改革比小的改革更容易被人接受，革命比改良更易于发难。

一直到一九六一年，水库建成，第一个石潭位于库底，上面是一片汪洋。第二、三个石潭干涸了——真令人扫兴，潭底不但没有龙，而且干涸了以后再看，潭穴也不算深。从六十年代后期，水库的灌溉效益渐渐发挥出来，桃花沟实现了水利化和园林化，所有的大田都有水浇，从而变成了高产稳产田。开辟了更适宜于这里的栽培环境的大面积苹果园，原来的山桃树淘汰殆尽，桃花沟已经只是虚有其名了。设置了占地不大但赚钱甚多的菜园和苗圃。女儿峰成了绿化造林的样板。三中全会以后又开展了养殖业，水库养鱼的收益年年增加……人们似乎把青龙忘了。

近来忽然传出了一个说法，说是青龙确实是存在过的：就在一九六一年水库大坝合龙前夕，一天夜里桃花沟风雷雨电交加，有一位已死的老人曾经在闪电下看到了三条青龙腾空而起，这龙不知道迁移到什么地方去了。人们对这一说法将信将疑，且喜且惧，而且无从考察这种说法的缘起。

也许真的有龙？它或它们现在在哪里？对于它们的故居，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愿，施加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六日雨后的这个下午，前后三批高贵的客人来到了青龙潭。

坐在第一辆吉普车里的是老干部赵书章、他的妻子周兰新和陪同他们的县委副书记董秀山。赵书章原籍是离桃花沟三十多里地的沙窝子村。十二岁时，他父母双亡，跟着姐姐度日。十四岁时，姐姐也死了，剩下他孑然一身。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参加了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军游击队，从此转战南北。一九四九年以后，他随着部队到了我国南方，从此，他一直在南方工作。除了口音未变以外，他的生活习惯、气度举止，愈来愈南方化了。何况他的妻子周兰新也是南方人。

今年，年满六十四岁的赵书章最后一次到北方来出席一次会议，他正在办理离休事宜。会后，他顺道驱车来到了这里，重新造访一下在他的记忆里已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青龙潭。

“……还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大人带我来过一次，是求雨。说是三个潭，有三条龙。什么样的潭，什么样的山，什么样的水，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一点印象也没有。”赵书章坐在车里，对身旁的妻子说，又兼而向侧转过身子看着他们的、坐在司机右方的董副书记示意。他抬起右手，伸出食指，指一指车窗左右的山路、田地、树木，继续说，“一点也不记得，一点也不记得。如果不是老董带我们来，告诉我这儿就是我的家乡，这儿就是桃花沟，就是你把我放到这里我也认不出

来了……”他停下了话头，摇摇脑袋，喟然叹了口气。当老年人说到已经长逝尘封的童年往事的时候，大概难免有几分怅惘的吧？

“可是你早就对我说过青龙潭的事，从三十年前你就说，说了不知多少遍……”妻子笑着说。她抬手拢了拢被风吹乱的花白的头发，好象在提醒丈夫：当初你给我讲青龙潭的时候，我还梳着乌黑油亮的两条大辫子呢！

赵书章也笑了，带几分惭愧。是啊，他说了那么多年的青龙潭，却记不起青龙潭的容貌的任何细节，“我不记得青龙潭，只记得大人说的青龙潭的事儿”，他的用语显得含混费解，“龙啊，潭啊，求雨啊……唉，封建迷信……其实也算不上封建迷信。民间传说。”

妻子温顺地一笑，她懂得，判断老年间的说法究竟是封建的迷信还是民间的传说，这是并不重要的。对于丈夫，由于长年担任领导职务，对某事某物作出判断和规定性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现在，他们总算来到了神往已久却无缘造访的、与她的丈夫从而与她、与他们全家有着一种先验的关系的这个山沟沟来了，这才是最主要之点。

坐在前座的县委副书记董秀山如坐针毡，他中午才接到省里的电话，说是有一位领导同志路过这里要看看青龙潭。他以为是来看水利建设与多种经营；再有，现在时兴看的是责任制与抓没抓精神文明建设。这几方面他还是胸有成竹的，他可以充当向导，客人要看什么，他知道应该往哪里带，他也可以回答询问，随时作出必要的汇报。开车之后，听着后排赵老与周兰新同志的谈话，他才闹明白，原来赵老是本地

人，原来他要看的不是新建设，而是——用当地的俗话来说——老风水。董秀山也是这一带的人，他知道青龙潭在当地老年人（也许不仅是老年人）心目中的分量。看，赵书章同志离开家乡已经几乎半个世纪了，却始终没有忘怀他没有记得的家乡的风水……该怎么告诉他才好呢？如今，这块孕育过封建迷信、民间传说、维系着这里人的乡情的风水宝地业已面目全非，潭枯龙去？

“这个……”

董秀山的话没能说出来。吉普车剧烈地摇动了一下，司机踩了急刹车，乘车的人全部颠了起来，赵书章的头撞到了车顶的帆布上。“小崽子！不要命啦！”司机恶狠狠地探出头去大骂。原来，就在这狭窄蜿蜒的山路上，竟有一辆摩托车强行超越，摩托车后座上的姑娘几乎擦到了吉普车前轮的叶子板。如果不是吉普车的司机刹车和操纵方向盘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简直活腻了，现在的年轻人！”董秀山表现了与司机同仇敌忾的情绪。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乘客都是无条件地站在自己的司机这一边的，而且，他们的随声附和式的表态，带有向司机讨好的动机，至少要让司机消消气，以便冷静纯熟地继续驾驶。当然，这次董秀山也没有例外，这样便失去了事先向赵老讲一下青龙潭的现况的机会。

崭新的嘉陵牌摩托车嘟嘟嘟响着来到了青龙潭下，女青年红叶轻捷地跳了下来，“刚才真玄……哈哈……”她边说边格格地笑，并且用手捶打着正在熄火、拔钥匙、摘头盔和

风镜的晓铁的背影。

“没事！”晓铁转过身，摸了摸她的手，表现出一种得意自豪的神情。他穿着一件紧身的尼龙针织线衣，一条仿牛仔裤的劳动布裤子，高大健壮，脸膛方正，富有男性的健美。

“就是这儿！”他用左手指着周围转了一个圈儿，把青龙潭、桃花沟、女儿峰连同彩虹小庙，全收进去了。

“真漂亮，你瞧那……真想不到出省城六十里，就有一个这么奇妙的地方！”红叶欢呼说。

“这么说，你同意了？”晓铁盯住了红叶的眼睛，他的盯视是火辣辣的，咄咄逼人的，又是透着自我感觉良好——信心十足的。

“那我可没说。”女青年红叶撇了撇嘴，向前走了一步，把热切地期待着她的晓铁丢在了后面。

她无需解释。她夸赞，她欢呼，是指——例如乘着摩托车到这里来游玩。至于把工作调到这儿来，把户口转来，在这儿成家立业，那可是另一回事。

晓铁有点懊丧，他太急了，怎么能一下摩托车就刺刀见红，进入实质性、决定性谈判呢？应该引导她先看看这里的美妙风光。但他的懊丧还不单是因为自己举措的失当，毛病在于：红叶的否定答复使他自己也犹豫起来了，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在城里显然要好得多。

晓铁是本年度的师范学院毕业生，今年二十九岁，七八年从工厂带工资考进了高等学校。毕业统一分配，把他分配到这个公社这个大队的学校来了。他来过一次，看了看，拿不定主意到底来不来报到。班上有些同学主张他“泡”，争取

调换一个市内的工作。大队的干部热诚地欢迎他。现在，来不来的决定权却在红叶手里。红叶今年也二十六岁了，虽然还充满着姑娘的矜持和娇嫩，眼角上却已经出现了细细的纹络。他们相好已经四年了，由于晓铁在上学，更由于在城里找不着房子，至今他俩不能结婚。“如果到桃花沟大队，我们就会有房子，等到新年我们就结婚……”，正是由于晓铁的这种富有强大吸引力和征服力的说法，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城市的红叶才同意到这个山沟沟来看看。

他们踏石阶而上，来到古庙、牌坊、石碑和小小的建筑工地旁边。一个正在砌墙的年轻英俊的瓦工从脚手架上跳了下来，擦了擦手，走过来欢迎他们。“我是这里的大队支部副书记，我叫赵长喜，上次与晓铁老师见过的。”他向红叶自我介绍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都到这儿来。看。”他指一指脚手架、快砌好了的墙、堆积的砖、瓦、木材，“这就是我们给学校的老师们盖的住宅。每户三间房，四十八平方米，有自来水，有暖气，有一个小院可以种花、养鸡。不养鸡也没关系，这儿的鸡蛋很便宜，学生们都愿意把鸡蛋送给老师吃，乡下人嘛……”

“有暖气？”红叶吃了一惊。

“土暖气嘛，现在有的社员家里已经安装了。你们可以参观……”

“有电吗？”红叶问。

“从六一年这儿就电气化啦，你们看……”支部副书记向左上方的村落方向指了指，晓铁看到了那里七叉八叉地伸张着的鱼骨天线，“有电视，有电风扇，有洗衣机，还有一家买

了电冰箱……现在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文化……五年了，我们大队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的，去年考高中，也只考上了四个孩子……老师，到我们这儿来吧……现在什么都好，就是有学问有本事的人不到农村来了。落实政策啊，照顾家庭啊，有学问有本事的人都走了。我们山沟里的孩子，就天生不该多念点书吗，两位老师！”

年轻的支部副书记说着说着动了感情，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声泪俱下了。

这时候，北京牌吉普车已经到了。赵书章好象回忆起了点什么，兴冲冲地拉着妻子蹬石上爬。董秀山嗫嗫嚅嚅地向赵书章解释这里因修水库而改变了青龙潭原貌的情况。他们走到第二层的基本干涸了的石潭旁边。说是“基本”，因为从昨夜到方才刚刚下过大雨，第二层与第三层的石潭里倒还积了一点雨水。赵书章一会儿仰头看看头上的水库大坝，一会儿平视古庙、石碑、牌坊、工地和村落，一会儿又俯身看第三阶的潭穴，俯视完了一抬头，却又见对面女儿峰上的葱葱郁郁，欣欣向荣的松林，大有应接不暇之态。周兰新的兴趣却全在石潭上，尽管已经今非昔比，却仍然使她惊诧，使她折服，使她觉得奇妙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董秀山略带歉意地说：“五八年嘛，大跃进嘛，农业八字宪法以水为先嘛，修水库说上就上啦……”

“我不是问为什么修水库，修水库还不好？”周兰新觉得董秀山误会了她的意思，“我是说，怎么正好是两个青石潭，

一高一低呢？”

“原来是三个呢。”赵书章有点得意，故乡的荣誉当然应该归属每一个故乡人分享，“就是水滴的呀，千年滴，万年滴，十万年，一百万年，一千万年，老是这么滴呀滴呀滴呀，就滴出龙潭来了！”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老天爷可真有意思！”兰新赞叹说，她放低了声音，脸上呈现出一种神往和庄严。她并不迷信，老天爷，这只是她赞美大自然时给大自然戴的桂冠罢了。

吉普车司机怒气冲冲地直奔小庙旁的工地而去，他已经辨认出，那城里人打扮的一男一女，便是刚才驾着摩托车超车，几乎酿成了重大车祸的人。问题不仅在于交通规则，更严重的是这样一种强行超车乃是对于被超的车的司机的无礼冒犯。而这里的司机一上路，便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自我感觉，连车里坐的首长都要敬他三分，何况驾摩托车的一个毛孩子……

“李师傅来了，今天是拉谁呀？”赵长喜远远认出了汽车司机，招呼道。原来，他们是老相识。

“刚才开吉普车的是您吧，师傅？真对不起，我们走得太急了。”没等李师傅走近，红叶已经迎了过去。彬彬有礼地含笑说。

李师傅只觉得眼前一亮。一个纤瘦的、白净的、浑身都放着青春光彩的姑娘。她的两道挺拔的眉毛和扁而长的微微向两端翘起的眼睛，温雅妩媚中隐藏着锐气。她的剪裁合体的米黄色春秋两用衣和浅灰色的笔挺的裤子，也是一种非同

凡俗的震慑力量。再看看，她的身后是一个肩宽体高的小伙子，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微仰着头，在旁边微微一笑，既是礼貌的，又是嘲弄的，而他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着他，好象在发出警告：“好说便罢，要不然，我可不怕你！”

李师傅的脑门子上沁出了汗珠，仓促中迸出了一句话：“开车也要五讲四美嘛！”——不愧是县委的司机。

空气一下子缓和了，小伙子笑着歪了歪头，既表示叹服，也表示哭笑不得。他过来与李师傅握了握手，“今天是我莽撞了，以后一定注意五讲四美！”

大队支部副书记虽然不知其详，但也猜个差不离，便也附和说：“就是就是，我们大队也正在抓五讲四美！”

李师傅见好就收，欣然接受五讲四美原则的胜利。他把支部副书记拉到一边：“来两条鲤鱼怎么样？要大的！”

晓铁低声向红叶耳语：“你不是爱吃鱼吗？来吧！”

“可是……买东西……百货……还有……”红叶的话断断续续。

“商店我们也在盖新的，八间门脸儿，尼龙绸夹克宇航服，带石英电子表的圆珠笔，上海出的落地式收录机，城里没有的，我们这儿买得到！”赵长喜连忙向红叶宣传说。

“他们现在可有钱啦，比我阔！”李师傅及时发表了凑趣的证词，几个人同时笑了。

几个人的笑谈没能继续下去，因为又开来了一辆引人注目的汽车。这是日本出产的丰田牌旅行车，车身长大，必要时人们可以在车里躺下睡觉。这种车车速快，又平稳，很受

人们的欢迎。县里并没有这样的车，省委也没有，只是几个最“老财”的局——石油管理局、外贸局、旅游局，才各有一辆。

丰田牌大旅行车停下来后，下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头发全白的老汉，胖胖的，身穿褐色与乳白两种颜色的粗羊毛线织成的大翻领外套，给人一种罕见的粗厚而又柔软的手感，脚蹬缝了一道又一道竖纹的厚底登山皮鞋，黑胖黑胖的脸上架着金边眼镜，镜片是六角形的变色玻璃，脖子上还挂着一条淡绿色毛织领带。他的裤子紧紧兜着臀部，显得身体更加肥笨，裤袋不是开在两侧而是在体前。不用说，这是外宾，虽然分辨不出他是外籍华人还是日本友人。

和他同时下车的人穿一身清洁朴素的灰华达呢制服，只是宽边蛤蟆式眼镜有些洋气，而且，他腕子上戴着一个显然是舶来品的手表，表盘宽大，带月、日、星期，有罗盘，有简易电子计算器。不仅晓铁和红叶，包括李师傅和赵长喜，都能一眼认出，这是个外事工作干部——多半出过国。

外事干部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赵长喜迎了过去。外事干部介绍说，他来自省旅游局。他说，这位“外宾”是一位澳籍华人，早年出国，现在已不大会说汉语了。“外宾”原是这个省人氏，现在在国外赚了点钱，只有孤身一人。“外宾”想出资在本省建筑一所旅游饭店，算是他赠给故乡的礼物，他的要求是这所饭店建成后要用他的名字命名。我们已经大致接受了他的倡议，为了谈判确定一些细节，他这次专程回国来到这边。因为他早就知道青龙潭的名声，却无缘一见，特来看看。如果这里的风景确实使他中意的话——外事干部